

中国历代祸患丛书

文字之祸

徐君慧 著

中国历代祸患丛书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20.9
72
2

文字之禍

徐君慧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C

317377

(桂)新登字02号

中国历代祸患丛书

文字之祸

徐君慧 著

※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图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16印张 335千字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7-5363-2925-3/I·753 定价: 7.00元

策 划：陈肖人

主 编：梁 扬

《中国历代祸患丛书》序

梁 扬

“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百瞽。”这是东汉哲学家王充对古今关系的精辟见解。的确，我们今天要对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进行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，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，进行历史发展规律教育，最好的教材仍然是历史。

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。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伟大国家，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。他们建功于当世，垂名于千古，赢得了时人和后代的崇敬与纪念，并理所当然地被诸多史书所记载和颂扬。与此相反，另有为数不少的反面人物，他们奸诈邪恶，贪赃弄权，为祸当时，贻患后世。他们虽然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，但集中地揭露其罪恶的史书则尚未多见。《中国历代祸患丛书》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，让读者从反面认识历史，从反面历史人物方面总结历史教训。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令人自豪的全盛时期，拥有过堪称走在当时世界文明前列的灿烂文化，但也出现过巨大的历史曲折和漫长的黑暗时代。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而历史反面人物的倒行逆施，使社会历史文明进程在一定时期内被阻挠破坏甚至产生逆转，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的直接原因。本丛书充分依据史实，按宦官、后妃、外戚、贪官、朋党、军阀、倖幸、宫闱、巫蛊、方士、文字之祸

等门类，分别撰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罪人如何走入官场、宫廷，发迹为祸。揭露了他们谄谀媚主、争宠乱政、结纳群小、擅权误国、荒淫腐化、贪财婪色、鸩父弑君、滥杀无辜等等丑行与罪恶，探讨了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，阐述了他们给社会、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劫难，并通过历史的严正审判，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本丛书在揭示上述历史的阴暗面的同时，还注意敷陈有关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，结合介绍有关的典章文物及其他历史知识。在写法上，各书以时间为经，以人物事迹为纬，在充分体现纪传体特质和注意讲求史料翔实可信的前提下，力求做到文风清新活泼，语言生动流畅，并寓论于史，寄评于述，使丛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可读性。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，不仅可以从独特的新角度透视统治集团的内幕，认识历史上各类反面人物的本质和提高识别奸佞小人的能力，而且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历史知识，有助于全方位地了解中国的古代、近代社会，触摸到历史运动的脉搏，提高民族自信心，增强历史责任感，为振兴中华作出我们今天应有的贡献。

一九九五年元月十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文祸与士	(1)
一 文祸的界说	(1)
二 士成为受祸者的阶级与历史根源	(2)
三 士的黄金时代	(9)
第二章 秦	(19)
一 士与统治者的根本矛盾	(19)
二 禁学·焚书·坑儒	(23)
第三章 西汉	(29)
一 统一于何种思想	(29)
二 士在朝与在国	(34)
三 “屈贾谊于长沙”及其他	(37)
四 第一起典型的文字狱	(42)
第四章 东汉	(49)
一 士的处境与高士	(49)
二 “宿梁鸿于海曲”及其他	(54)
第五章 魏·晋·南北朝·隋	(59)
一 士的三态	(59)
二 “大儿孔文举、小儿杨德祖”	(61)
三 《广陵散》绝矣	(66)

四 谢灵运之死	(6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五 崔浩灭族	(71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六章 唐

一 “以人为鉴”的传统	(75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二 言论自由中的文祸	(7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七章 宋

一 血腥味淡而文网密	(9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二 欧阳修《与高司练书》案	(92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三 郑侠《流民图》案	(9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四 苏轼“乌台诗案”	(9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五 陈东、欧阳澈之死	(10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六 胡铨斥奸书	(10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七 陈亮的遭遇	(10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八 《江湖集》诗案	(11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八章 元

娼优不如的臭老九	(11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九章 明

一 朱元璋的心态	(11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二 洪武朝文字狱	(12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三 永乐朝文字狱	(13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四 永乐之后的文字狱	(136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章 清

一 甘当奴隶而不得	(14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二	顺治朝文字狱	(150)
三	康熙朝文字狱	(156)
四	雍正朝文字狱	(186)
五	乾隆朝文字狱	(207)
六	乾隆朝后的文字狱	(302)

第一章 文祸与士

一 文祸的界说

天下之祸多也，人生之祸多也。天灾，兵燹，疾病，死亡……都是祸，这些祸都很惨酷，但给人精神上打击最大的却是文祸。因为天灾、疾病、死亡是大自然造成的，而文祸却是统治者强加的。

文祸有两种，一种是谏祸，即臣民向君王当而提出建议和批评。君王向来被称为龙。《韩非子·说难》中说，龙的项下有片逆鳞，谁碰着了这片逆鳞，就会被杀。所谓逆鳞，也就是君王忌讳的东西，大至国家朝政，小至私人生活，不许人说，不许人有异议。而谏者偏偏要用书面或口头来当面讲，这就遭来了祸。这种祸太多了。以能纳谏著称的唐太宗，对他视为镜子的谏臣魏征，也不免发出“暂须杀此田舍翁”的话；而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之说，似乎“谏”成为文臣的天职，谏祸成为当然。因而，古今为谏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本书不打算写它。

另一种是谤祸。即臣民对君王背后的非议。非议有善意的，非善意的，或介于善与非善间的牢骚、不满。非

善意的如《孟子》中写人们诅咒夏桀：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！”以及确是以诗、文为武器，目的在于推翻当时的统治者，如唐骆宾王的《讨武曌檄》；清末章太炎、邹容的《苏报》案等，因为你要推翻他，他当然要杀你。在统治者是合于情理，受祸者也是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！”这样的文祸，本书也不录。

要写的是那些出于善意的言论，纵使是非议，也是希望统治者得知后，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政策措施有所改正或改进。最多也只是个人发发牢骚，说说不满，并无要推翻打倒统治者之意。照理，这应该不致遭祸。然而，由于龙项下的逆鳞；由于中国文字的多义性，同是一词，标点符号不同，其含义也不同。如“好”字，作“好。”“好！”“好？”它是褒是贬就不同。古代没有标点符号，虽可从上下文来理解其意义，但如系割裂原文，抽摘出来的片言只语，却可随人去说。特别是诗，素有“诗无达诂”之说，如意存曲解，作者更加说不清了。统治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，或个人一时的喜怒，对打击对象的诗文著作任意解释，甚至有意识地加以歪曲，窜改，增减，颠倒。于是，明明是歌颂的，可以解释为诋毁，狂悖；明明只是一点点牢骚，却扩大为诽谤，叛逆；处以凌迟碎剐，诛九族，甚至株连及门生、朋友、相识，邻里的诛十族，瓜蔓抄。所以，不是你的诗文著作有错误而遭祸，而是因为要打击你，所以你的诗文著作有错误。这种情况，越到晚期越厉害，越是明君越荒谬。所以，文祸最烈的是明洪武时代和清康、雍、乾时代。因而，历代文字之祸，也就是历代的冤、假、错案。使人不能不为历代文人放声大哭，呼天抢地！

二. 士成为受祸者的阶级与历史根源

文祸受祸的实体是文人。文人，古代称为士，如今称为知识分

子，而带调侃意味的俗称则是书生，秀才。他之所以成为遭祸的对象，原因他是弱者，无力反抗横暴；又顾虑重重，幻想甚多，总是逆来顺受，委屈求全。俗话说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“白面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”，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。在统治者方面，没有抵抗的打击，是最方便，最轻松的打击。所以统治者有何打击举措，都首先以文人来开刀。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文人虽不会造反，不敢造反，造不起反，但任何人要造反，造反要能获得成功，都必须得到文人的帮助。即使是借文人之力造反成功，成为新的统治者，也恐惧和厌恶文人的眼睛亮，心里明，能看穿他欺骗人民的手段，知道他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，害怕泄漏出去，影响他的形象和统治，因而要视文人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必须打击文人。

文人既是受祸的实体，因而就必须研究他的阶级属性即其所以成为受祸实体的历史根源。

在原始社会，生产力低下，一个人的劳动所得，只能养活自己，没有剩余。没有剩余，也就不会产生剥削。后来，生产力发展了，一个人的劳动所得，除了养活自己外，还有剩余。这剩余引起了别人的觊觎，强有力者就向之掠夺。大规模的掠夺，往往发生在部族与部族之间。你要掠夺，他要反掠夺，于是就发生了战争。战争的结果，必然是有胜有败，胜者不但掠夺到对方的财物，还俘获了人。最初，胜者是把俘虏通通杀掉，后来，发觉俘虏能创造剩余财物，就把俘虏留下来，强迫他们作比他们过去更沉重的劳动，以期创造更多的剩余财物。这样，俘虏们就成了奴隶，战胜者当然就是奴隶主。到后来，奴隶主往往自己不再劳动，而依靠剥削奴隶的剩余来生活。

自奴隶社会以来，人类社会就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。只是在不同的时代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名称不同而已。（如奴隶社会这两大对立阶级是奴隶主与奴隶；封建时代是领主与农奴；秦大统一后是地主与农民；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与工

人。)社会的构成,就是两大阶级。

然而,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不平衡。就在奴隶社会吧,奴隶主中,有的管理不善,有的腐化堕落,或其他原因,以致奴隶大批死亡,逃散,或被卖掉,奴隶主不能再依靠奴隶生活,必须自己劳动。他们没有了奴隶,不再是奴隶主,但又不是奴隶,成了自由民。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,叔向论晋国公室和贵族衰落情况说:“虽吾公室,今亦季世也。戎马不驾,卿无君行,公乘无人,卒列无长,庶民罢敝……栾、却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,降在皂隶(杜注:八姓,晋旧臣之族也;皂隶,贱官也。)”又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,史墨对赵简子说:“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,自古已然。故《诗》曰:‘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’,三后之姓,于今为庶。主所知也(杜注:‘三后,虞、夏、商’也。)”皆可为奴隶主下降之证。

另一方面,有的奴隶,由于长期从事某种专业劳动,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,有了特殊成就,逐渐摆脱了奴隶地位,也成为自由民。如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篇说:“子张,鲁之鄙家也,颜涿聚,梁父之大盗也,学于孔子;段干木,晋之大狙也,学于子夏;高河,县子石,齐之暴者也,指于乡曲,学于子墨子;索虏参,东方之巨狡也,学于禽滑黎。此六人者,刑戮死辱之人也(即奴隶),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,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……王公大人从而礼之。”同书《博志》篇:“宁越,中牟之鄙人也,苦耕稼之苦,谓其友曰:‘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?’其友曰:‘莫如学。学,三十岁可以达矣。’宁越曰:‘请以十岁。人将休,吾将不敢休;人将卧,吾将不敢卧。’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。”又《管子·小匡》篇在“农之子常为农”之下说:“朴野而不愚,其秀才之能,能为士者则足赖也。”是说农人之子有秀异之材,可以上升为士。皆可为奴隶上升之证。

自由民不管是从奴隶主下降,还是从奴隶上升,由于是自食其力,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才能生存。因而,他们比奴隶主能劳动,比奴隶有知识,是该社会中的佼佼者。士,比一般自由民具有更

高深的知识和更精湛的技能，又是自由民中的出类拔萃者。孟子说：“士无恒产。”他们脱离了土地，是靠以自己的知识来为人们服务，取得生活资料的。

自由民和士的出现，打破了由两个对立阶级构成的社会结构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了第三者，使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。而知识又无法掠夺，这使统治者很恼火，千方百计要消灭这个中间阶层。这就是所以有文祸，士——文人——知识分子所以成为受祸的实体的根本原因。

幸而士——文人——知识分子是个不稳定的阶层，他的知识也具有双重性，可以上升进入统治阶级，以其知识，帮助统治者更好地压迫、剥削被统治者，保持“长治久安”。这是可供统治者利用，可以与统治者合作的一面。但也可下降为被统治阶级，以其知识帮助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。以士的本质而论，由于他们是自食其力者，思想感情更多倾向于被统治阶级。这也是当士还是中间阶层时，要大呼：天下“定于一。孰能一之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章句上》）。进入统治阶级，当了官后，还常常要“为民请命”，要统治者施德降于民。

统治者根据士的这种阶级特性，一方面采取荐引，举孝廉，科举考试，搜罗山林隐逸等方式，将士纳入统治阶级；一方面不断制造文祸，使文人终日提心吊胆，惴惴不安，斩断与被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变成一个没有思想，没有感情，只是一个最驯服的工具。

士，在奴隶社会后期就产生了，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这第一个就是被孟子称之为“圣之任者也”（即向人民负责的圣人）的伊尹。伊尹原是有莘氏的奴隶，很有才干。其时天下共主的夏桀王无道，商汤想取而代之，欲求伊尹来辅佐，但公开提出来，怕有莘氏不答应。因奴隶可以买卖，就向有莘氏指名要买伊尹。有莘氏只知道伊尹善于烹调，以为商汤要买他去饱口福，不肯便卖。商汤想了个

办法，转而向有莘氏求婚。那时商汤的部落正开始强大，有莘氏愿结这门亲，为讨好商汤，把商汤原想买的伊尹，作为陪嫁奴隶，送给商汤。伊尹到来，商汤马上找他去谈话。伊尹明白商汤需要什么，就借讲烹调技术来讲如何夺取天下的道理。商汤大喜，一下就把伊尹从陪嫁奴隶提拔为阿衡（宰相）。伊尹遂帮助商汤进行革命，灭了夏桀，建立了商朝。商汤死后，伊尹又辅佐外丙、外壬二王。外壬死后，太甲继位，“颠覆汤之典刑”，伊尹把他幽禁在桐（今河南偃师）。三年后，太甲改正了错误，伊尹仍迎接他回来当王。这是士第一次崭露头角，既显示了才干，也显示了对统治者的忠心，说明了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后来，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，不少人都以伊尹为榜样。

后来，商朝衰落，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墟（今河南安阳小屯村），改国号为殷。传到武丁，很想中兴，梦见天上的箕星落在傅岩地方（今平陆县东），就到傅岩去访贤，见一个叫“说”的筑墙奴隶，很有才能，就用他为相，殷国大治，史称武丁中兴。

殷传到纣。纣同夏桀一样暴虐。西方的周兴起，周文王梦见飞熊，飞熊象征贤人。他就到渭水去访贤，遇见钓鱼的姜尚。姜尚是东方人，大概是奴隶主下降的自由民。周文王和他接谈后，觉得此人就是他梦中所见的飞熊，用后车载回，委以国政。文王死后，姜尚辅佐武王伐纣，灭了商朝，建立了历史上享国最长的周朝。

这三人中两人是由奴隶上升，一个是由奴隶主下降，是最早的士。他们的遭遇和成就，大大启发了后代的英明统治者。

但士的大量兴起，却在东周时代。

周灭殷后，把全国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。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来封。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……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章句下》）除了分给土地，还分给一部分奴隶，作为耕种的劳动力。例如分给鲁公以殷民六族；分给康叔以殷民七族；分给

唐叔以怀氏九宗等。平王东迁后，王室衰弱，诸侯强大起来，都想代周而有天下，但各国的力量都差不多，鉴于汤得伊尹，只有七十里地方，就能战胜夏桀，取得天下，文王只有百里地方，因得了姜尚，就能战胜殷纣，取得天下，因而纷纷求士。士，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，也就大量兴起。《韩非子·外储篇》载：“中章胥已仕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之士者邑之半；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座，晋之辞经济者国之锤（四分之一）。”各种各样的士，各逞其能，各显其学，致有诸子百家之称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儒、道、墨、法、阴阳、名、纵横、农、杂等九家。各家为发展本门的势力，有的办学授徒。像儒家的孔丘就有弟子三千人，墨家的墨翟有弟子三百多人。他们出去游说诸侯，往往是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。”

在此同时，各国诸侯也不惜花费大量钱财来养士，互相竞争，成为风气。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，公元前404年，田氏代姜氏而有齐国，二传到田齐桓公，就在都城临淄（今淄博市）稷门附近设置了一座学宫，称为稷下，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，居住其中，任其讲学论道。齐威王、齐宣王继续兴办。先后拥有著名学者淳于髡，邹衍，田骈，慎到，宋钲，尹文，环渊，田巴，鲁仲连，荀况等，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。他们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（《盐铁论》）对齐国的国事起了积极作用，对当时的学术繁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余如鲁穆公，魏文侯，梁惠王，燕太子丹等，都以养士著称。

不仅公室养士，私门也养士。《韩非子·外储篇》载：“陈成子杀一牛，取一脔肉，余以养士。”陈成子的祖先原是陈国宗室，在齐桓公时投奔齐国为卿，几代人都散家财，买人心，又养士，得到群众的拥护，士的帮助，竟把姜姓的齐国，变成田姓（陈改姓田）的齐国。

赵国的内侍缪贤也养士。他以五百金无意中买到价值连城的和氏璧。赵王得知，突然来他家把璧搜去。缪贤怕赵王将他治罪，想逃去投奔燕王。他养的士蔺相如问他与燕王有什么关系？缪贤说：

当初他陪侍赵王与燕王相会，燕王悄悄握着他的手说，愿和他结交。蒯相如说：“赵强燕弱，当初你是赵王的亲信，所以燕王才对你说这个话。如今你得罪赵王，你去燕国，燕王正好把你缚来讨好赵王。现你并无大罪，只是没有早献璧而已，只要你向赵王谢罪，就没事了。”缪贤听从其计，赵王果然没有处分缪贤，仍信任他。

私门养士最有名的是齐国的孟尝君，魏国的信陵君，赵国的平原君，楚国的春申君和后来秦国的吕不韦。孟尝君养的士有三千多人，谁有一技之长，即使是鸡鸣狗盗之人，他都结纳。他按这些人的本事、名望分为三等，上等的住在代舍，每餐有肉吃，出门有车坐；中等的住在幸舍，每餐有肉吃；下等的住在传舍，只是普通的饭菜。因养了这么多人，单靠封邑薛的地租收入，不够开支，就放债取息来补助。他虽在经济上常感窘迫，但对士的礼遇不衰。所以他虽然身材矮小，貌不惊人，却名满天下。在关键时刻得到士的救助。

在统治者的重视，培养之下，士得到很大的发展，人数众多，人才辈出，成为春秋战国时最活跃的一个阶层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由于天下未定，大家在争霸争王中，亟需得到士的帮助，竞相招贤纳士，那还能制造文祸？各国间来去自如，士们平时就是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，公室不合奔私门，活动空间很大，统治者对士的控制力较弱，要制造文祸也制不起来，所以那时是没有文祸的时代，也是士的黄金时代。文祸，是秦大一统之后才有的。

秦大一统以后，一则是统治者不需要有才能的士，只需要驯服工具；二则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客观上又给制造文祸以可能。所以，自秦以来，二千多年文祸不断。

由于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不同，各统治者的性格不同，对士采用的手段不同，所制造的文祸惨酷程度也不同。大体说来，秦代是与其“虎狼之国”的暴虐相适应，用的是赤裸裸的焚书坑儒，灭绝文化的手段来消灭中间阶层。但秦是个短命的皇朝，并未有效地把士